

# 饺子香暖立冬天

□肖雨珂

立冬，古称“冬节”，为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标志着寒冬的序幕缓缓拉开。北国大地，自古以来就有立冬食饺的传统，这一习俗不仅承载着人们对季节更迭的敬意，更蕴含着对家庭和睦的美好祝愿。每当立冬之际，我总会想起那位用一生的温柔守护着家庭的祖母。

幼时的记忆中，立冬前夕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祖母会提前一天精心挑选食材，那双手虽历经岁月洗礼，却依然灵巧无比，将大白菜、猪肉与韭菜等寻常食材变幻为令人垂涎的饺子馅。我们几个孩童围着她，好奇地观看每一个步骤，从擀皮到包制，每一步都充满了仪式感和期待。

祖母包饺子时，总会巧妙地在一些饺子中包入红枣等特殊食材，寓意着新的一年里财源广进、万事如意。我们争先恐后地寻找这些幸运饺子，仿佛找到了它们就能抓住幸福的尾巴。

立冬当日，尽管室外寒风凛冽，室内却因一家人的团聚而变得温馨无比。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饺子，蒸汽袅袅升起，如同温暖的手掌轻轻拂过心田。家人围坐一处，谈笑风生，饺子的香气与亲情的温暖交织在一起，驱散了冬日的严寒。

祖母常言：“立冬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无人怜。”这句话不仅是对后辈的关怀，更是她深沉爱意的体现。她总是第一个将饺子夹入我的碗中，这份不变的慈祥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，也让我明白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家人的爱护始终

如一。

岁月如梭，求学之路将我带到了遥远的南方，祖母也在某个寂静的夜晚悄然离去。每当立冬时节，父亲便会接过包饺子的任务，尽管餐桌旁少了熟悉的身影，那份传统的味道却未曾改变。品尝着父亲包的饺子，心中不免涌起对祖母无尽的怀念。

某年立冬，我特意回家与父亲共同准备饺子。交谈中，父亲提起祖母过往的故事，语气中透着淡淡的哀伤。他说，祖母总是在立冬那天多做一些饺子，希望寒冷的日子里，每个人都能从舌尖上的温暖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那一刻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祖母的身影似乎又浮现在眼前。

父亲教导我如何将饺子包得既美观又牢固，他告诉我：“祖母说过，生活中的小细节往往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力量。”这不仅仅是关于饺子的技艺传授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传承。那一天，我不仅学会了包饺子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珍惜身边人给予的温暖。

如今，立冬这一天，我成为家庭中传承饺子文化的一员。虽然祖母已离我而去，但她留下的爱从未消失。每当我仔细地将馅料包入饺子皮中，或是用心雕琢边缘的花纹，都仿佛能看到祖母那温柔的目光，听到她轻声细语的指导。

祖母的爱，就藏在这一个个小小的饺子之中，它们不仅温暖了冬日的寒冷，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即使是在最寒冷的季节，这份来自心底的暖意，也会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冬天。

# 我的冰糖葫芦情结

□马亚伟

我有根深蒂固的冰糖葫芦情结。每当在街上看到卖冰糖葫芦的，我一定会买一串。如今美食极大丰富，倒不是我有多喜欢吃冰糖葫芦，其实是为了感受一份回忆和怀念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孩子们根本没什么零食可吃，到了冬天就更寂寞了。可冰糖葫芦一出现，简直就是惊艳亮相，一下子吸引来一群孩子。一串串的冰糖葫芦插在用麦草扎成的草靶上，一排排整整齐齐，整个草靶仿佛红艳艳的火把一样，分外惹眼。卖糖葫芦的一般是五六十岁的老汉，吆喝起来中气十足，而且音调婉转，很有韵律：“糖——葫芦——哟——”“糖”字必定要拉长音调，仿佛要突出糖葫芦的甜滋味。孩子们跟在卖糖葫芦的身后，学着他的腔调吆喝。

这时候，谁能买上一串糖葫芦，他在小伙伴面前简直就像土豪一般神气。那时华子家条件很好，经常买糖葫芦，的确像土豪一般，立即优越感爆棚。他无比得意地举着糖葫芦，然后一口咬下去，一只山楂果到了嘴巴里。看到他的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大嚼着糖葫芦，我的口水悄悄在嘴巴里流淌。

记得有一次，下雪后母亲打发我扫雪，说扫完雪后奖励我吃糖葫芦。糖葫芦的诱惑，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我使劲挥着扫把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可一想到有糖葫芦吃，我心中的力量又升腾起来。院子里的雪，很快被我扫完了。可是，雪扫完了，卖糖葫芦的迟迟不来。父亲说：“下雪了路滑，卖糖葫芦的不来了。你妈就是哄你玩呢！”我听了父亲的话，懊恼得号啕大哭起来。母亲第一次发现这种哄骗孩子的方法，对孩子是莫大的伤害。那天也巧了，过了一会儿，真听到卖糖葫芦的吆喝声。母亲二话没说，立即去给我买糖葫芦。我挑了一串冰糖最多的，美滋滋地回家了。

经过千回百转才达成的心愿，分外让人觉得欣喜。我咬一口糖葫芦，酸酸甜甜的味道太美了。酸与甜，在味觉上是很完美的搭配。酸与甜相互中和，甜而不腻，酸也不会太激烈，酸与甜都恰到好处。糖葫芦的美味就在于此。一串糖葫芦就像珍宝一样，要慢慢吃，慢慢品，品出悠长而醇厚的滋味来。

父亲见我爱吃糖葫芦，便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山楂树。到了秋天，山楂结了满树的果子，父亲和母亲就学着做糖葫芦。我原来以为，做糖葫芦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，后来才知道做起来并不复杂。熬好糖稀，把去核的山楂果穿成一串，在糖稀里蘸一下，很快取出来即可。只要掌握好糖稀的火候，做出的糖葫芦不比外面卖的差。后来，我家山楂树上的果子越结越多。父亲和母亲做糖葫芦的手艺也熟练了，于是做好了糖葫芦就去卖。那段时间，卖糖葫芦赚的钱补贴家用，我们还可以随便吃，两全其美。那段日子，在我的记忆中也是酸酸甜甜、有滋有味的。

“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”这首关于冰糖葫芦的歌，歌词真不错。在我的心目中，糖葫芦已经升华为一种情结。如今，橘子、草莓等各种糖葫芦都有卖的，但我总喜欢买一串山楂果的糖葫芦。那串红艳艳的冰糖葫芦，仿佛一束经年不败的花，让我把往事一一串起，把幸福细细品味。

# 儿时，冬季的温暖

□淡然涵凝

立冬了，天气也更冷了，我又想起了儿时的冬季，数年来我和妹妹的温暖，是二姨给我们的。

母亲是老小，一辈子被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呵护。二姨，是母亲的二姐。

母亲是老师，我们小时候她教学忙碌，也不擅长针线活儿。每年的秋季和冬季都是二姨给我和妹妹做新棉衣棉裤、新棉鞋，一做就是薄厚两套，直到我们长大成人。

每年的初秋、初冬，二姨就派大表哥来给我们姐俩量身高，画鞋印。二姨做好后，大表哥就会分两次送来。

那年初冬的一天，天气猝不及防突然降温，冷风刺骨，地面结了冰，天空也下起了鹅毛大雪，铺天盖地。母亲望着白雪皑皑的室外，再看看还穿着薄棉衣棉裤、薄棉鞋的我和妹妹，犯了愁。因为，大表哥还没有来得及过来给我们量身高、画鞋印。

晚上，听到敲门声。母亲打开，惊讶地看到门外站着披着一身雪花的大表哥，手里拿着一大包东西。

大表哥进屋，来不及掸雪，就打开大包，原来是二姨给我们姐妹俩做好了两套厚棉衣棉裤和棉鞋！

大表哥说，二姨早上看到降温下雪了，想到我们姐俩还

穿着薄棉衣，便估摸着我们的身高和脚的大小，立刻飞针走线，一刻也不停歇，用了一整天加急赶制出来的！

母亲摸着暖和厚实的新棉服，感动得热泪涌出眼眶！而我们穿上之后，大小特别合适！那一年冬季，我们在温暖中度过。不，是儿时的每一年冬季，我们都在温暖中度过，而这厚厚的温暖，是我二姨带来的。十几年啊，我不知道二姨是怎样的一针一线，我也不知二姨的腰背是什么时候弯的。

二姨，照顾了母亲一辈子，几十年啊！二姨时常惦记着母亲——她最小的妹妹，每年冬季都会派大表哥送来自家种的过冬大白菜和肉食。

多年后的一天，我和母亲去看望住进了崭新楼房的二姨。已经80多岁的二姨，腰背被岁月压弯变驼，头发也被时光染得灰白。二姨说，她的背部和双腿时常疼，我让二姨伏在床上，然后用手温柔地给二姨进行全身按摩。舒服的二姨，不知不觉发出了轻轻的鼾声，而我的眼睛里，不争气的眼泪打着转儿……

2016年1月22日，那天一场冬雪漫天飞舞，万物都披上了素净的银装。就在这一天，我二姨也随着雪花去了天国。

二姨的恩情，我和妹妹一直记着呢。

# 深沉细密的母爱

□刘传宇

假期整理儿子幼时的物品时，我偶然发现了那个母亲亲手缝制的小枕头，那细密的两毫米针脚唤起了熟悉的触感，也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买不起商场里的漂亮衣服。妈妈就带着我去逛商场，只挑样式不购买。但是几天后，一套和商场样式相同的衣服就完成了。衣服的外表工整平滑，找不到一丝多余的线头。当我翻开衣服的内侧，只见两毫米的针脚排列得密密麻麻，整齐而紧凑。在衣服的边缘，我惊讶地发现了特别添加的细节，妈妈用柔软的布料进行了锁边。当我美滋滋地将这件新衣穿上时，我感受到了妈妈缝进细密针脚里的爱，也感受到爱带给我面对困苦生活的自信与勇气。

上小学时，我想给芭比娃娃做一件裙子。妈妈开始耐心地教我学习缝制衣物，我笨拙地穿针引线。虽然“作品”不尽如人意，但她仍笑着鼓励我，帮我调整。她用针巧妙地一引，针尖从布料的背面探出，然后再慢慢地拉紧，原本松懈的针脚立刻变得紧密而整齐。她将所有的线头，用针都推到了针脚里，

使得这个“作品”即使从里面看也是平整干净的。手里捧着她改过的“作品”，我感受到了她无声的教诲。妈妈未曾直言生活的哲理，却将它们一针一线地编织进这小小的作品中。

要结婚了，深夜醒来，妈妈屋里的灯依旧亮着。我透过门缝瞥见妈妈正在为我赶制褥套。妈妈的鼻梁上架着老花镜，动作娴熟一如当年的模样。忽然我发现她鼻头通红，眼角泛着泪光。我想劝她休息，却又看到她嘴角上扬露出微笑。她也许是想到了我穿着她缝的裙子，向伙伴炫耀的模样，也许是生活里的点滴快乐。

母亲突然停下了手中的缝制，泪水从脸颊滑落下来，她快速地擦去眼泪，但随即又捂着脸哭了起来，她的身体颤抖起来，喉咙里发出了微小的呜呜声。我将褥套套好，摸着细细密密的针脚，这针线里埋藏了母亲多少回忆，多少惦念，多少期盼呢！这紧密联系的每一针都包含着妈妈的祝福。

光阴悄然流逝，母亲已经离开我四年有余。每当生活的重担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时，我便躺在那床母亲亲手缝制的褥子上，闭上眼睛感受那细细密密的针脚带给我的温暖和力量。